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4.008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①

周博佳,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 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 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 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 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 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 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 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 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关键词:《被埋葬的巨人》; 历史书写; 记忆重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8)04-0046-06

如果说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早期的作品更关注历史对人产生的“情感剧变”(emotional upheaval)^①, 那么他在2015年出版的《被埋葬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这部早在新千年之初就开始酝酿的作品, 则对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如何认识历史本身有了更为深刻的关照。它以英国中世纪时期萨克逊人(Saxons)和不列颠人(Britons)之间的冲突为背景, 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一段混乱而晦暗的历史。然而这部作品从体裁上却难以确定, 因为它并没有一般历史小说中的基本元素: 既没有展现刀光剑影的战争冲突, 也没有类似历史题材作品中正直勇武的亚瑟王和骑士的形象。相反, 历史的演绎被延宕到几十年后个体的记忆中, 不断转换的叙事声音如同现代语境中喃喃自语的孤单个人, 在记忆的重负下裹挟不前。有研究认为这部作品以隐喻的方式探讨了个人、记忆和历史等普遍性主题, 并“通过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片段折射了整个西方文化”^②。那么, 为何石黑一雄选择了这样一段历史进行描写? 其呈现方式本身又展现了作者何种历

史态度?

笔者认为, 这部作品不仅仅具有上述所说的寓言性质, 而且浸润着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虽然亚瑟王和他的骑士早已成为民族记忆中重要的文化符号, 但是亚瑟王时代的英国正处在外来力量和内部力量的混战时期, “各个部落所控制的范围犬牙交错”^③。历史研究中对于是否曾经存在一个统一的、具有确定身份认同的不列颠民族仍旧充满争议^④, 并对亚瑟王传奇提出了种种质疑, 因而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演绎。同时石黑一雄的小说创作也深植于当下英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因而这部作品渗透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书写方式。这一点恰恰是当下有关作品的创伤和记忆研究中忽略的。本文所关注的正是作品中史料和文学想象关系背后的历史思维。尽管《被遗忘的巨人》存在着一条叙事时间的主轴, 但是其中穿插的记忆恰如对意识本身的重新剪辑, 提醒读者记忆对事实磨损和遴选的特质, 因而石黑一雄笔下的历史“不仅受到了

① 收稿日期: 2018-03-18

作者简介: 周博佳(1992-), 女, 河北新乐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 9.

② 王岚:《历史的隐喻——论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③ 托马斯·麦考莱:《麦考莱英国史》,周旭、刘学谦,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版,第11页。

④ 现代英国的不列颠民族(Britain)这一称谓来自于不列颠人(Briton)这一概念。现代学者就古不列颠民族的历史以及它如何成为现代英国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探索, 并对究竟谁是不列颠人提出质疑。见 Christopher A. Snyder. *The Britons*. Oxford: Blackmail Publishing, 2003.

质疑而且也被赋予了质问的内涵^①”。通过展现记忆与事实之间的复刻关系,小说展现了历史真实性的悬置;通过暴露记忆在时空上的空白和断裂,小说读者注意历史中他异性因素的存在;通过关注记忆本身的个体化特征,小说呈现了历史的矛盾性和对话性。正是以这种方式,石黑一雄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一 “记忆之谜”与历史真实性的悬置

相较于其他作家的历史叙事,石黑一雄往往不直接再现历史事件,而是通过事后历史记忆对人的干扰来展现事件的余波,进而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同时,作品中的记忆书写使得“叙述的内容带有明显的主观选择性”^②,历史的真实性则处于一种被悬置的状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③,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其著作《过去之谜》(*The Riddle of the Past*)及《记忆、历史、遗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中阐释了他的记忆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emory),他首先怀疑的是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利科注意到,所谓“纯粹的记忆”是作为图像被回忆的^④,而图像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记忆之谜”。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印章的隐喻,利科认为“记忆之谜”涵盖了印记之谜、相似性之谜。印记指的是“作为留存下来的东西而在场”,但是我们却无法知道印记从何而来,被谁留下来以及通过什么留下来。相似性之谜则是印章与印章压在蜂蜡之间的关系,即画像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

我们记得《智者篇》里柏拉图的窘境。他建议区分两种模仿艺术:一种是欺骗的;另一种是忠于事实的。但是,人们从哪里看出来一幅画就是忠实于事实的呢?整个回忆之谜的两个方面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印记要成为某些其他东西

的符号,就必须以某一种方式指示那个使它产生的原因。就所假设的存在于画像和模型之间的相似关系而言,在缺少第三者参照物的情况下,人们怎样对它做出判断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记忆的本质是对过去的再现式(representational)活动,对真实的过去的经验存在着遴选和遗忘。《被埋葬的巨人》就展现了记忆与事实之间的不确定关系甚至偏差,并将这个过程展示给读者。

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目前史学界并没有梳理出翔实的5世纪和6世纪的不列颠史,也并没有关于不列颠人和萨克逊人之间的战争非常信实的史料。《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曾记录了一些亚瑟王朝与萨克逊人之间的战争,如“萨克逊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屠杀,一天之内就死了六七千人,一些人淹死在河里,一些人丧命刀下。萨克逊人用树木做掩护,躲避不列颠人的武器,并杀死了许多不列颠人”^⑤。除此以外,人们往往从亚瑟王传奇那里来构建不列颠时代的历史模型^⑥。石黑一雄也谈到这段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一段空白^⑦。为了展现当时的冲突,他显然通过文学加工将这些无情节的史料事件化、戏剧化了。不列颠人和萨克逊人之间的冲突被集中体现在亚瑟王时代一场要塞中的屠杀上。然而,这些历史事件却是通过高文爵士(Sir Gawain)和埃克索(Axl)等人的记忆甚至梦境进行描述的。而不列颠人在要塞中与萨克逊人的屠杀究竟因何而起,在战争中亚瑟王如何让梅林指定出伟大的律法,都没有加以具体叙述。对于在要塞中屠杀无辜的萨克逊人一事,或许并非亚瑟王的本意,因为高文回忆道:“亚瑟总是命令我们放过卷入战争中的无辜者,他还要求我们去拯救、保护无论是不列颠还是萨克逊的女人、儿童和老人。”^⑧在这里,亚瑟王被当做一个历史人物来书写,他发动战争的正义维度遭到了质疑,而其模糊的形象也暗

①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

②朱云:《〈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③记忆与大写历史中被驱逐或者边缘化的因素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因而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见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④保罗·利科:《过去之谜》,蔡甲福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不再另注。)

⑤蒙茅斯·杰弗里:《不列颠诸王史》,陈默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⑥Christopher A. Snyder. *The Britons. Preface*. Oxford: Blackmail Publishing, 2003, p. 93.

⑦Alexandra, Alter. *For Kazuo Ishiguro, The Buried Giant Is a Departure*. *New York Times* 19 Feb. 2015. Web. 16 Nov. 2015.

⑧Ishiguro, Kazuo. *The Buried Gia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p. 151-15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不再另注。)

合历史研究中“有关亚瑟王的一切说法都可能无法核实”^①的状况。

而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地点——古墓,作为历史遗迹(monuments),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不在场的物性存在。当高文爵士带着埃克索和比特列斯夫妇逃离这个古墓时,经过了一条隧道,隧道地面上覆盖着一层人的骨头,古老的墓地就成了利科所说的不在场的在场之谜。墓地作为一种在场,其表面的修道院却成为高文爵士对墓地中所发生往事的描述(描述作为记忆通过语言的一种图像式呈现),与墓地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相似性之谜。比特丽丝质疑这么大规模的屠杀不可能是野兽所杀,高文爵士却极力辩解:“一名亚瑟王的骑士,怎么可能杀得了这么多”,随后,他以一种梦境的方式含糊其词地说道:“过去,很多年前,我在梦里看到自己杀敌人。那是在梦里,很久以前的事了。敌人呢,有好几百,也许和这儿的人数差不多。我就一直拼杀、拼杀。不过是个愚蠢的梦,但我现在还能想起来。”而在下一章以维斯坦为主要角度的叙述中,他提到“谁会知道在遥远的过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见,叙事者并不扮演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作品世界中“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②的角色。如高文的另一处叙述:“无辜者保护法真是一部了不起的法律,让人更接近上帝——亚瑟总是这么说,抑或是埃克索阁下说的?”作者保留了记忆本身的不可知性,展现了历史真实的悬置,或者说是将唯一的真实交给了文本本身。

以不确定记忆的方式来书写,一方面与战后英国文坛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的风格”^③有关,另一方面与石黑一雄认为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存在着不可靠性甚至虚幻性。有关在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石黑一雄提到幻觉(illusion)一词,无论是他在想象中建构的日本——“存在于我头脑中的那个日本也许只是一

个孩子用记忆、想象和猜测拼凑起来的情感建构物”^④,还是作为战后一代所看到自二战以后带着自由和平的表象的欧洲——“我们看着我们的长辈将欧洲从一片满是极权国家、种族清洗与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大陆,变成了一块人人羡慕、自由民主国家在几乎没有边界的友谊中共存的乐土”,都与事实或者真实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通过展现记忆对过去的重塑的过程,《被埋葬的巨人》展示了历史再现中的偏差以及历史真实性被悬置的可能。

二 时空并置中的历史断裂

石黑一雄经常将过去和现在、历史与当下糅合于文本中,于是“在他的叙事中,时间几乎是个一直在场的人物,如同哈代笔下的自然”^⑤。也因此,他的记忆书写常常出现时间上的间断和地理上的错位。尽管处理记忆与时间的方式受到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响,但对于石黑一雄来说,记忆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解蔽和回归,而是在于呈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道:“如果我可以根据叙事者头脑中的联想和飘忽不定的记忆来推进作品中的一段或一节,那么我就可以像一位抽象画家在画布上布置不同的形状和色彩一样来布局小说了。我可以将两天前的一个场景和二十年前的一个场景并置,并请读者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时空并置的手法显然在《被埋葬的巨人》中也得到了应用,使得文本如同对运动中的时间进行的蒙太奇剪辑。有别于其他时间线索和结构逻辑都较为清晰的历史小说,《被埋葬的巨人》在叙述上并不连贯,重叠交错的时空呈现出大量的空白和断裂。正如沈安妮指出的,小说中“每个人仿佛都在各处遇到带着不同面具、处于不同年龄的自己,彼此间既陌生又熟悉。”^⑥而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詹姆斯·乔伊斯时的那句‘只

① Higham N J. *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

② Miller J, Hillis. *The Form of Victorian Novel*.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8, p. 10.

③ 转引自徐蕾:《当代英国历史小说与腹语术——简评 A. S. 拜厄特〈历史与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④ Ishiguro Kazuo. *Nobel Lecture: My Twentieth Century Evening - and Other Small Breakthroughs*.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7/ishiguro-lecture_en.html. (后文出自同一出处的引文,不再另注。)

⑤ 周小进:《石黑一雄风格〈被掩埋的巨人〉的翻译》,《文艺报》2017年10月16日第06版。

⑥ 沈安妮:《反对蓄意象征的中性写实——论〈埋葬的巨人〉的中性写实》,《外国文学》2015年第6期。

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可能也同样适用于石黑一雄”^①。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何要苦心经营这样的一种断裂式的小说美学?如果说在《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等作品中,这种断裂性更多地展现了主人公内心的个人秘密以及创伤,那么在这部作品中,断裂性展现的则是历史中的阴暗角落和沉默的他性话语。

在传统历史学中,连续的历史意味着连贯的意识,而在后现代历史观当中这种连续的历史观被打破了。正如福柯所说:“历史,亦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已经不再是对一系列串联关系的重构了,它们现在所实践的是系统化地引入非连续性。”^②小说中以叙述者的声音描述了这样的画面:“翡翠的山谷。春天里怡人的小灌木丛。可是,你往里挖,雏菊毛茛下面,就是死者的尸骨。”两种有巨大差异的事物以及中间所暴露的空无象征着一种历史断裂,暗示亚瑟王以来的和平已经将过去血腥的战争掩盖。传统史书当中亚瑟王王朝的那种“光荣经”在这部作品中消失不见了,而是处处显露历史深处的险恶和博弈。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虚构了在现代政治语境中被视为民族主义分子的维斯坦(Wistan)。通过他的闪回式记忆,我们得到一个不完整的人物志——成长于两个部落交界地带的萨克逊人,为了保护埃德温,和埃克索夫妇一同踏上旅程;中途被布雷纳斯爵爷的士兵所追杀,勾连出他与布雷纳斯爵爷之间的旧仇;在要塞中他击退布雷纳斯派来的士兵,向维斯坦讲述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屠杀,描述了血腥历史和一个纳粹式的亚瑟王形象。作为在社会等级上低于骑士的武士,维斯坦这样的人物一般很少会进入历史记载,而在小说中,他成为祛除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的关键人物。除了维斯坦,小说中还出现了并没有交代清楚出处的黑暗中的寡妇(Dark Widows)、面目模糊的母龙以及用来毒死母龙的山羊的替罪羊等形象。这些始终没有得到正面描述的角色,如同历史中的他者“被遗留在历史的阴暗角落”。他异性因素通过情景化的虚构得以释放出来,反驳了统一意识的历史观。

同时,大量穿插的记忆使得小说中的角色都不同程度地处在个人历史的断裂中,展现了同样处于历史话语之外的个人情感活动和内心世界。高文爵士的两次浮想中,一面是他对伟大亚瑟王朝时代的怀旧情绪,一面则暗含着出于年老而无法阻止维斯坦的无奈,使得“青春的欢畅、自信和无忧无虑反衬出老年的迟缓、忧患和无助,为小说蒙上了沉重的色调”^③。而对于曾经名为 Axelum 和 Axelus 的埃克索来说,他曾经是亚瑟王手下的骑士,但却因为与亚瑟王意见不合离开,降为平民,娶妻成家,而后与比特丽丝的婚姻并非一帆风顺,并为当下的失忆所困扰。在少年埃德温这里,个人历史也产生了断裂。在埃德温的记忆中,他的母亲在和平的时候被抓去,而他在旅途中寻找母亲的意愿却逐渐被维斯坦的寻找母龙的目的所混淆。根据高文的叙述,埃德温是被母龙所咬,母龙会根据伤口的气息来寻找他,维斯坦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埃德温是一个被卷入历史中的牺牲者,其命运始终被玩弄于复仇者的手掌之中,“就像一个幼小的山羊,被用来引诱狼的诱饵”。而当这一切被重新寻回时,他却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再次顺利介入时间,线性地延续自己之前的故事写下去。以这种方式,作品展示了往往在历史话语之外的个人之殇。

将过去和现在按照一种非线性的模式糅合在文本中,不仅仅是石黑一雄的惯用写法,也是英国后现代小说家常用的书写方式。在历史再现方面,这种记忆书写方式可以展现没有被现有史学知识或观念中介过的过去、挖掘被忽略的历史元素。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导论:历史小说、虚构的历史和历史实在论》提到,“米歇尔·德·舍曾提出,小说是历史话语中被压抑的他者。”^④这部小说就以时空并置的方法,展现了历史断裂处的他性和异质的存在,以更为丰厚的文本世界展现了被遗落的历史力量和话语。

三 复数的记忆与多重历史意识

在《被埋葬的巨人》中,作者面对历史并不采

①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 11.

② 福柯:《福柯读本》,赵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8 页。

③ 刘倩:《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当代外国文学》2016 年第 3 期。

④ Hayden White.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Rethinking History*, 2005(2): 147.

取单一主体独白式的叙说,而是让多重话语以一种复式关系存在于文本中,使得亚瑟王时代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历史记忆差异增多。石黑一雄的这种复调思维或许与他对音乐的爱好和训练有关,如梅丽认为石黑一雄的小说结构暗合某些音乐作品的形式^①。而这部作品中不同个体的意识则如同在“寻找魁瑞格”这一主题动机下的“差异性重复”^②,进而产生多元话语场。可以看出,石黑一雄关注的是历史中的差异性和矛盾性,而非同一性,在这部作品中尤其体现在他对个体性“复数的记忆”及其多重历史意识的呈现上。

石黑一雄善于从个人体验出发反映背后的历史变迁,这是因为“后现代条件下,人们与过去的关系变成个体化和私人化的了。具有高度个体化和私人化特征的记忆成为焦点”^③。《被埋葬的巨人》的着眼点正是这种个体化的、私人的记忆。与大历史之下的社会记忆相比,个体的记忆就是一种“复数的记忆”。小说中整个寻找母龙的过程,则是个人记忆对公共记忆的一种逆向的重构。石黑一雄为每一个角色都勾勒了不同的记忆图景,且奔赴旅程的目的各不相同:埃克索夫妇是人生旅途中困顿的旅人,希望与爱人重拾记忆,共赴彼岸;维斯坦则正值壮年,刀锋锐利,等待着公正和复仇;高文的宝刀已多年未出鞘,但却誓死保护当年的诺言;被卷入历史的埃德温则在路途中不断忆起有关母亲的往事。每个人都参与历史,又被历史所改变。

“复数的记忆”不仅仅展示了不同的个人经验,其背后也嵌入了不同的历史意识^④。作者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背后话语对抗来展示想要探讨的主题。高文爵士是作者根据其文化身份和形象刻画的,代表了传统的君王思想^⑤,信仰的是“神命休战”^⑥,“即作为一场战斗中明确的弱方,他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对荣誉的坚守,毅然前往迎战。这使得他成为悲怆的理想主义者。”^⑦埃克索

是作为亚瑟王朝内部的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出现的,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尽管小说中没有具体描述当年埃克索和亚瑟王之间的冲突,但是通过记忆的描写可以知道,埃克索作为效忠于亚瑟王的四位骑士之一反对不列颠人对无辜的萨克逊人的屠杀。在亚瑟王取得胜利的日子,埃克索曾经咒骂亚瑟王,并大怒离开。埃克索控诉不列颠人对萨克逊人无辜的人的屠杀,并反问高文爵士:“他(亚瑟王)相信上帝会微笑着看待今天的行为吗?”而对另两位骑士,即比埃尔阁下以及米勒斯阁下,作者并没有交代他们的态度如何,也没有交代他们的死因,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声音在小说中被隐匿起来了。

而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争论则围绕虚假和平的问题,石黑一雄曾说:“《被埋葬的巨人》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对后屠杀时代(post-genocidal)的虚假和平的寓言。”^⑧高文始终坚守和平的正义性,认为复仇只会招致延绵不绝的仇恨:“那些小女孩的子宫中会生长出更多复仇的武士,屠杀的死循环将永远不会打破。”作为君主和骑士就是要打破这一魔咒,从而获得永久的和平。维斯坦却揭示出这种和平的虚假:“蛆虫越活越肥,古老的伤痛怎可能愈合?建立在屠杀和魔法师的伎俩之上的和平怎么能够持久?”然而,维斯坦在杀死母龙之后,却又产生了自我怀疑,在路途中,他发现不列颠人埃克索夫妇善良可亲,而一旦复仇实施,遭殃的可能就是像埃克索夫妇这样无辜的人,因而杀死母龙后,“我发现自己的心像一个女孩的心一样颤抖起来。这只能因为我在你们中间待得太久了。”埃克索则从个人与部族之间的关系上进行了反思,他对比特丽丝说道:“你和我都希望魁瑞格死去,只想着自己宝贵的记忆。可是谁知道古老的仇恨会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复活?……如果古老的怨恨被巧舌之辈所利用,诱发对土地和

①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②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③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④许燕:《身份建构与角色扮演背后的无奈与感伤》,《求索》2017年第10期。

⑤公平和平的君主理想是宫廷一骑士时代帝王形象的基础。见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3页。

⑥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4页。

⑦刘倩:《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⑧Cummins, Anthony. *The Buried Giant by Kazuo Ishiguro review—brave and bizar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jan/24/the-buried-giant-review-kazuo-ishiguro>.

征服的新鲜欲望,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小说展现了人物在历史真相前的复杂心态,并对虚假和平进行了反讽。历史上,无论是一战后的《凡尔赛公约》,还是二战后的《雅尔塔协议》,都与亚瑟王的律法如出一辙。这种公约一方面制造了秩序,另一方面也造成虚假和平,因而引起了史学上的争论。

此外,从叙事的角度上看,不断转换的叙述声音利于展现这种对话性。如前三章以埃克索夫妇角度叙述为主,第四章则转换到埃德温的视角;在经过修道院时,作者首先以高文、埃克索夫妇的角度进行叙述,而后则展示维斯坦和埃德温的声音;小说后半部分中高文的两次浮想则充满了大量的记忆式的独白,最后则以船夫的第一人称叙述收尾。除此之外,作品中经常出现类似画外音的叙事者的声音。这种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颇符合热奈特(G. Genette)阐发的“叙述语式的复调”^①。石黑一雄本人并没有在文本中过多展示自己的立场,而是展示了巴赫金所认为长篇小说作者应有的姿态,即“不从自己作品的杂语中抽出他人的意向,不破坏在杂语背后展现出来的那些社会思想的不同视野”^②。这种对话性的展示,正与当代

小说只设问不回答的写作姿态相符。小说最后的结尾也包含了开放的可能。

小说标题“*The Buried Giant*”暗藏题眼,其中的被动语式让人思考埋葬者是谁,巨人又究竟指何。然而通读完作品,读者始终无法看到巨人的面目,只知道它现在要苏醒了(“The well buried giant, now stirs.”)。作者以此段历史为背景,意在探讨英国民族形成的幽暗曲折的过程以及多重历史向面,正如麦考莱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有如此悠久的种族仇恨历史,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种族仇恨弥合得天衣无缝”^③,因而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巨人代表着未被言说、未被抵达的历史。而埋葬巨人的不是别的,正是记忆本身。从记忆出发,《被埋葬的巨人》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的质疑、对沉默话语的挖掘和对多重历史声音的关注。其目的也不言自明:“被埋葬的巨人”作为一个暗含未来维度的、要苏醒的巨人,提醒我们面对历史要谨慎和小心,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事物很可能有所遮蔽和隐藏。而如何抵达真实的历史,则需要读者做更认真的思考。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Reshaping of Memory in *The Buried Giant*

ZHOU Bo-jia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work *The Buried Giant* is plotted according to the clash and conflict between Saxons and Britons in Medieval British history, and unfolds a gloomy historical picture when the nation was being shaped by multiple forces. The author shows his speci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unique way of history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ry imagination. By show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emory and reality, the work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y; by juxtaposing memori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s, the silent historical discourses are explored; by writing individual - based memories, the multiple historical voices and consciousnesses are presented. It is in this kind of writing that Kazuo Ishiguro engages this work in dialogues with history and reflections on history.

Key words: *The Buried Giant*; the writing of history; reshaping of memory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语式的复调”更强调叙述视点的转换以及叙事体式上的变化。

②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③托马斯·麦考莱:《麦考莱英国史》,周旭、刘学谦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版,第11页。